

被动吸烟者说

社会学专家郑也夫作品系列

郑也夫 著

被动吸烟者说

我有权利禁止别人在我面前吸烟

吸烟者说

你无权剥夺我的吸烟权利

实际上

当利益一致时权利几乎是多余的

恰恰是在利益冲突时才产生了权利的问题

你想过吗

我们被动承受了多少比被迫吸烟更难受的东西

「被动 吸烟者 说」

社 会 学 家 郑 也 夫 作 品 系 列

■ 郑也夫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动吸烟者说/郑也夫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郑也夫作品系列)

ISBN 7-5006-5512-6

I. 被... II. 郑... III. 戒烟-普及读物 IV. C913.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06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1/32 14.5 印张 35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目 录

冷战·热战·商战	(1)
别糊里糊涂做了三反分子	(8)
白领文化之功能	(13)
乃武升天,斯文扫地	(16)
被动吸烟者说	(18)
谈社会安全	(21)
中国的信任危机	(24)
“非典”期间断想	(45)
细菌的启示	(52)
生命岂能等同消费	(68)
反省快乐,批判消费	(70)
一个 66 届八中人的记忆	(85)
为贫困生现象进言	(91)
高校扩大招生问题断想	(93)
对人民大学的几点印象	(98)
观北大清华赛艇有感	(100)
免试难行	(102)
选择校园,阅读城市	(103)

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	(109)
就高校制度建设致人大校领导的三封信	(114)
治乱一刀切	(120)
面对博弈时代	(121)
打假五题	(123)
中国盛产打假英雄	(125)
有限匿名制刍议	(127)
重祭朱元璋的法宝	(129)
住房社会学断想	(130)
明补与暗补	(136)
新汤姆·莎耶的启示	(141)
有息借贷之是非曲直	(143)
复活的公共空间	(148)
人本:设计伦理之轴心	(150)
人本还是生态	(154)
自行车王国的悲哀	(158)
四两拨千斤	(160)
公交优先何在	(161)
“专行路”刍议	(163)
法与理的冲突	(165)
停车场与社会公正	(167)
自行车族成员的呐喊	(169)
卡门与他的踏板车	(173)

中国无车日倡议书	(176)
文化地位之自觉	(178)
商家禁地	(181)
闲暇与文明	(182)
科技与人类精神	(184)
保护方言	(186)
三种复制机制:性、模仿与符号印刷	(188)
假如只身到孤岛	(202)
答友人	(219)
吃的社会意义	(226)
社会学在世纪初的生长点	(231)
定位	(232)
中华美食何日连锁	(234)
善解人意	(236)
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	(237)
楼堂乎,厕所乎	(239)
创造好玩具	(241)
沙葬的设想	(242)
谨防城市“农村化”	(244)
北大荒的八大选择	(247)
水价的思考	(251)
统计工作为谁而做	(257)
学者与电视	(259)

漫谈《实话实说》	(261)
谈话表演魅力之由来	(265)
约束电视	(266)
点评张斌	(268)
北京音乐厅的启示	(269)
学生场面面观	(271)
贵妃为何东渡	(273)
张艺谋:黑泽明蹩脚的效仿者	(275)
何新与新保守主义的产生	(277)
二问汪曾祺	(281)
读《马家军调查》断想	(282)
答亡友小波	(285)
读《遇罗克》断想	(287)
“不死鸟”的启示	(288)
我之“舒芜观”及其他	(291)
读陆幼青《死亡日记》断想	(299)
读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302)
读《赢家通吃的社会》	(304)
读福山《信任》	(309)
新老三字经不可同日而语	(316)
《轿车大论战》序	(317)
《理念人》译后记	(319)
阅读曼海姆	(324)
读《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329)

南阳石头记	(336)
新疆行	(343)
新疆的机遇、文化与人才	(351)
悉尼奥运断想	(360)
申办奥运与都市门坎	(382)
十强战随笔	(386)
足球与入世	(398)
韩日世界杯断想	(399)
后记:五十知命	(455)

冷战·热战·商战

一、雅尔塔时代的终结

二战胜利已经过去 50 年。50 年尘埃落定，今天似乎应该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地认识这场战争了。二战是什么？二战胜利终结的原因是什么？按照流行的说法，是所谓“正义与和平必胜”。但是即使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界定“正义”，它在历史上也总是与邪恶此起彼伏的。“必胜”更属感情投射，而非历史事实。说和平必然压倒战争，更说不通，波黑的战火即其明证。一言以蔽之，二战就是新殖民主义者不满老殖民主义者瓜分世界的旧格局，企图以武力重新分割世界；二战之所以胜利了，是因为老殖民主义者——以英美苏为首——拒绝新殖民主义者的要挟，坚持世界的旧秩序，并且他们比新殖民主义者更有力量。

那么是不是说二战的争斗只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利益角逐的扩大化，胜利者与失败者无本质区别，胜利者身上并无新时代的进步因素呢？历史毕竟还不至于这样可怜。老殖民主义者与世界上其他反战力量不仅挫败了新殖民主义者的企图，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宣称殖民扩张的终结。不管此前的人类历史一向是武力扩张，也不计以前的各自得失，它毕竟剥夺了今后武力扩张的合法性。事实上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从老殖民者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老殖民主义者企图维持旧格局，但二战结束时的状况毕竟不同于旧格局。斯大林赤裸裸地讲述着这样的逻辑：“不管谁都是将其制度强加给他的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绝无例外。”于是以反对新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图而参战的老列强在战争中恰恰重新造

就了世界新格局。雅尔塔协议不过是在谈判桌前认定在战场上已经形成的局面。

从此,这个世界又获得了秩序。而这一秩序的特征在人类历史上却是罕见的,即权力利益与两大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两大阵营,它们间的冷战与均衡支配了这个世界。冷战毕竟优于热战。尽管 50 年来局部战争不息,但冷战与均衡制止了全球大战。但冷战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军备竞赛导致的财力消耗只是其有形的代价。冷战所造成的简单的敌意的世界关系,极大地局限和扼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使得一种畸形的世界观在一两代人中盛行。于是在西方世界中有过麦卡锡主义,有过对红色思潮的极度恐惧与过敏。在东方世界中则一直警惕着“敌人”对我们的“颠覆”,警惕着“和平演变”、“亡我之心不死”。

1989 年冷战下的均衡猛然间被打破。这一突然降临的大离轨几乎是对全世界智者的嘲讽,因为他们毫无预见。事实上没有永远的均衡,45 年的此消彼长早就为失衡作了铺垫。美国不战而胜。其缘由是苏联在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中经济衰竭。它败在被自身社会结构所决定了的效率上。

当 50 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秩序之基础的均衡被打破后,秩序还能够继续存在吗?新的秩序以什么为基石?这一问题成为今天各国政治家、学者关注的中心。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溯二战、雅尔塔、军备平衡、地缘政治这些历史与恒常的因素,并思考反殖民、民族国家、多元世界、全球化、商战这些新的因素。

二、从单一到错综

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带来的梦魇及被其强化的狭隘、偏执的世界观仍笼罩着很多人的精神世界。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人家为什么要“亡我”呢?是他们想变

中国为其殖民地？50 年来的世界潮流恰恰是非殖民化，是无数殖民地成为独立民族国家，鲜有一地沦为新殖民地。说今天某列强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几乎是天方夜谭。“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化”与“亡我”本非同一含义，姑且看作“亡我”之意。笔者以为，在西方执著于“中国和平演变”或以“中国资本主义化”为己任的人士是不多的。如有这样的人，不管认识上分歧如何，他也毕竟是执著于某种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尽管理想不同）。但在今天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恰恰是理想主义的衰落，功利主义的抬头。我怀疑在西方有没有大批人关心中国坚持何种政治理想与制度。那么在冷战时代为什么很多西方人在抵抗共产主义思潮并寄希望于东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呢？我以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是自身利益。上个时代世界划分为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且胜负未卜。反对共产主义思潮的西方人其实首要动机是不使他们自己的国度变为共产主义国家，其削弱以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也仍是增加自身安全系数。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关心对方，但那是其次的。现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不存在了，共产主义赤化西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一两个国家坚持其政治理想与制度，一心赚钱的西方人不会执著于“演变”之而后快。

“亡我之心不死”的另一解释承认西方已没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主义，但他们认为从经济利益出发西方人要打败竞争对手，因而他们要分裂中国，使之混乱、弱小。如果是一个精神健全的西方政治家，他一定不愿看到占人类 1/4 人口的中国陷入无序。越南、东欧、古巴的移民和难民已使西方大为恐怖。如果中国陷入无序，大批人出走，西方将胆战心惊。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西方可能不希望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成为超越他们的强大对手，但也不可能希望中国没落、贫困，如是他们将失去贸易伙伴。

“蓄意”、“蓄谋已久”是以冷战时代的思想方法及意识形态对

待西方的又一语汇。说到根本,人性是相近的,是跨越民族的。我们自己——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政治家,做事决策都会受感情因素影响,都有偶然成分存在。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认为对方的举动都是纯理性的、深谋远虑的、必然的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人与顾客、政客与选民组成的社会,而不是柏拉图笔下由智者治理的“理想国”,因而恰恰是“机会主义”(我是在中性而非贬义上使用该词),而非长远谋划,才是其特征。而从人性相近的意义上,可以说每个社会的行为都是由理性与情绪、利益与理想、长远谋划与机会主义共同组成的。“蓄谋”是冷战时代的词汇,它远不能解释西方政治家的很多决策。

199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轿车文明批判》,文中引用了一些西方学者批判轿车文明的言论。这些言论遭到一些中国学人与记者的反驳,他们说西方学者真正要说的是:你们不要发展,让我们保持现在的享受;我们已经享有轿车文明了,你们别来分享。我在文章中说,与西方这些学者相反,其商人们正鼓吹轿车文明,希望我们买他的车,与他合资办汽车企业,究竟哪一种声音是真正关心中国?其实以上中国学者的言论不过是近年来指责西方学者充当西方政治家和商人的代言人的言论中的一例,这类言论并不稀少。动机是最复杂的事情。你有什么根据猜度人家的动机,并且是猜度人家怀有一种最狭隘、自私、恶劣的动机?若以己推人,中国固然有无耻文人为奸商鼓舌,为政客摇旗,但同时也有独立于政坛商场,忠实于自己良知的文人,那么为什么西方的文人就一定其政客与商人的传声筒呢?事实上西方是个更多元的社会,其知识分子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因而其社会拥有比中国更多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知识分子与其权势者高度认同,是把一个复杂的西方社会曲解为一个简单的敌对社会,说到根本,还是笼罩在冷战时代的斯大林与麦卡锡式的世界观之下。

冷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再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着。大西洋两岸的欧美社会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利益、理想、价值观并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人士构成的。曲解与简化他人实则无伤于他人,只是充塞了自己耳目,欺骗了自己。而一个精神上封闭与龟缩的民族是难以立身于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之林的。

三、商战与军战

本世纪前半叶是热战的时代,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一浪高过一浪。本世纪后半叶是冷战的年代,步步高升然而大体均衡的军备竞赛抑制了世界规模的热战的爆发。本世纪末叶冷战终结,所幸它不是被热战而是被商战取代。

固然热战、冷战、商战下面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我们生活在一个争夺权势与利益的世界,这一基本特征自古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将如此。但是商战毕竟较之军战(无论是其显在的形式热战,还是潜在的形式冷战)有着无可比拟的进步性。

简化地说,军战一般而言由双方组成。而商战是三方,如甲乙丙三方,甲乙争相与丙做一笔生意,他们自然是竞争关系;而甲同丙在做生意时既合作也竞争,因为甲希望从丙身上多挣些钱,丙却希望压低价格少付些钱,故也是竞争关系。但商战与军战的不同处在于,军战是“零和博弈”,即一方的所得必是另一方的所失,甚至双方所得小于双方所失。而商战是“非零和博弈”,如做生意的甲与丙均有所得;即使是竞争着的甲与乙也是在竞争过程中促进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必须让对方有利可赚生意才能做成,在微观层次上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通晓的常识。但一上升到宏观的层次上,一个民族就仍然存在着从冷战时代的世界观转向商战时代的世界观的问题,即全面彻底地领悟:一方的利益只能在双方互利中获得,否则要么是不相往来(表现为冷战),要么仍持零

和博弈的原则(实则为军战)。

商战比之军战的又一个长处是商战中强弱两方的转换来得更自然,因为在商战中弱方具有一种奇异的天然优势。贫困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因而它就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水平的商品,从而占有了富裕国家望之兴叹的优势。靠着这种神秘的“上帝之手”,大家利益均沾。当然在商战中那古老的箴言仍价值永驻,那就是“天助自助者”。世界永远是竞争的,而商战可以比军战提供更优越的机制与法则,那么是否世界将从此告别军战了呢?

四、潜在的危机

二战中的轴心国,特别是日本,已在 20 余年来的商战中获得了他们在 50 余年前的军战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他们能保持这一势头或这一优势,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军战呢?然而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中又确有异常脆弱的一面,那就是它在能源上对外部的巨大依赖性。1973—1974 年,1979—1981 年,1985—1986 年,中东先后发生了三次石油危机,每一次都引起世界经济的波动。1990 年萨达姆的举动终于导致了一场海湾战争。乔治·布什的话几乎反映出世界上每一个强国政治家的心声。“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侯赛因手中,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灾难。”当世界发生重大石油危机时,首当其冲的将是日本。日本能够听凭别人卡住它的脖子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围绕石油的争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军战与商战。走出困境的一大希望在于新技术的突破。当代学者对于西方的“进步观”已经进行了深刻的讨伐,正是人类百多年来对富裕的疯狂追求打破了诸多的平衡。但是医治心灵的药方远水难解近渴,“进步”带来的困境还须靠新的“进步”来化解。愈演愈烈的石油冲突的化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替代物的产生——新能源的

开辟。如若在今后几十年中人类的生产生活仍寄托在单一的石油上,难免有图穷匕首见的时刻。

要使人类摆脱世界大战,必须完成思想上的一场“前卫战”,那就是思考二战为什么会爆发以及 50 年来人类靠什么制止了世界大战。如果暂且不谈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那么二战爆发的一个原因是世界新旧秩序间的冲突。虽然轴心国所代表的不过是迟到的新殖民主义者不惜涂炭亿万生灵去开辟符合其偏执的权势欲的秩序,但并不能说现实中没有新旧秩序之冲突,也不能说旧秩序全然不要改变。战后两大阵营为世界提供了冷战与军备均衡的秩序,其功能是制约了大规模战争,其代价是封闭了东方且冻结了两个半球间的交往。自然这种秩序有巨大缺陷及脆弱性。于是它在世纪末瓦解,好在不是以新的军战而是以商战的秩序取而代之。但是二战前搁置下来的一些老问题依然存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就是合理的吗?它难道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祖辈扩张的结果吗?为什么一个人口稀少的民族可以占据大片国土,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只能密集在弹丸之地?为什么一个不思开发不思进取的民族可以闲置其资源,一个勤奋的民族却不能染指?对比一下今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俄国的西伯利亚与日本、印度,可以说上述逻辑并非毫无道理。但是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者显然更有道理。因为今天的世界秩序与和平只能以今天民族国家之既定疆界为基础,否定后者将导致无休止的纷争、战火。尽管保守主义者具有更多的道理,但一成不变地坚持一个不完美的秩序实际上只是把矛盾搁置、延迟,要么是明天的人类有了新的思路,要么是恶性冲突潜伏、积压。

但应该说今天“全球化”的大潮正为化解这道难题提供思路。全球化的两大法宝便是无孔不入的世界贸易与信息高速公路。合资公司、外方独资公司已遍布全世界。如此大规模的商战将造就

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世界格局。这种格局及其产生的新的观念将超越旧秩序与旧观念。商战将在其生财动机驱使下不疲倦地寻找廉价的“资源”，不管它是廉价的原料，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空间。这种共同致富的活动是摧毁传统民族壁垒的最有力的“火炮”。世界的确有望走向一种更公平的以和平商战为基调的新秩序，要紧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遏制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混血儿的横空出世。

1995年8月

别糊里糊涂做了三反分子

一、反战

在此次伊拉克危机中我是坦率的反战分子。但我不会在《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上签字，因为我觉得那声明除了反战，似乎还反帝和反美，我只反战。钱理群先生说他不同意那里面的全部措辞，可是签了字，令我不解。立场中有所不同，搅在一起不怕添乱？更何况，那声明在国内的影响恐怕要超过国际。一个思想者要对自己行动所推动的思想负责的。

我的反战根据很简单。第一，名不正，即证据不足。即使你猜测伊拉克十之八九保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拿不出证据，就不能打。甚至你有了证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公布，比如不愿意暴露证据的来源，还是不能打。因为这牵扯到了我们反战的第二点根据：后果。这场战争的后果很可能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对整个人类的损失有可能高昂得难以估价。你想，连美国前国务卿都认为现在攻击伊拉克就是侵略，战争发动后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怎

么可能不同仇敌忾呢？相反，只有战争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比如找到了证据而伊拉克依然拒绝销毁武器，才能够将诱发文明冲突的潜在危险最大程度地降解。恐惧或为自己解除风险——怕萨达姆先发制人——都不能成为发起战争的根据。富国人的生命不比穷国人更值钱。

二、反帝

作为一个自 19 世纪中叶起就遭受殖民者凌辱的国家，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反帝传统。国人今天仍然爱说“光荣的反帝传统”。其实对自己民族以往的任何一种传统都需要反省，需要一分为二。我们为自己的反帝传统曾经付出过代价，那就是“恨屋及乌”——从憎恨侵略行为和侵略者演变到憎恨对方的全部，他的政治体制，他的经济制度，他的文化，他的生活方式。这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但中国人的代价显然是太过高昂了。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搞明白反对什么，恨屋及乌大可不必。

帝国主义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二战以后殖民时代渐渐终结。夺城略地已属罕见，倒是萨达姆在科威特演出了最后一幕。因此原初意义上的那个帝国主义几乎不复存在。现在冠以“帝国主义”的其实是另一种行为，简言之，就是霸权，或曰“世界警察”，并不含有殖民主义的意思。既然帝国主义的含义已经今非昔比，今天还要反帝，就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霸主，反世界警察。

霸主现象是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格局中的基本生态特征。冷战时期不是世界历史的变态，而是常态中的较为少见的特例，即双雄并峙，也就是双霸主。更常见的显然是存在着“大哥大”的状况。如果承认拥有“大哥大”的局面是自然的乃至必然的生态，反霸主就显然不会是反对这种生态，生态大约是只好接受的。如是，“反霸主”就还剩下两层意思。其一，希望“老大”像点样子，总不想遭